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二十回 南極大破誅仙陣 海潮怒授攢天箭

話說魏天民，知南極子下山，雖仗著金砂，到底心中害怕。暗想：「此陣中之勢，已經困治孫臧，必須再請神將把守，庶保無虞。」遂披髮仗劍，化符念咒，又請了雷部四將及正一伏虎、元邱、二郎神諸神聖下降，安排在四門協助，小心看守不提。且說蒯文通，領了南極的法旨，作起神行法，那消三個時辰，早到韓國。進了新鄭（原書為邯鄲，改之。下同。此書缺、錯字甚多，致文義不通，徑改之），打開東帖觀看，上寫著：速往韓王孫府裡，取落胎草勿誤。」蒯文通看罷，在路上問明了韓王孫的府居住何處，便飛奔府門，把來歷說明。家將忙進去通報，韓王孫聞聽是燕國來的，不敢怠慢，忙整衣出迎。進了大堂坐下，韓王孫先開言問道：「大夫到此，有何貴幹？」蒯文通道：「賢王孫府上，可添王子否？」韓王孫吃驚道：「大夫何以得知？賤姬恰於前日添得一子，今方兩日了。」蒯文通聞言大喜道：「不才到府，正要求取貴公子落胎之草。」韓王孫便問：「要來何用？」蒯文通就把掌教祖師，差來取落胎草，以破金砂陣的話，細說一遍。王孫聞言，忙叫家丁進內，取了出來，用布袋裝好，送與蒯文通，文通接了，即時拜辭了韓王孫，奔出新鄭城，作起神行法，回營繳令不提。

且說解信，單人獨馬繞過秦營，飛奔大路而來。整整跑了五十里，然後勒住了馬，把東帖打開一看，帖上寫著「速取八敗將軍首級」八個大字，心下為難道：「我又不識那八敗將軍，叫我往那裡去尋呢？」遂勒著馬，慢慢的走進了一所村中。只見無數鄉民，圍住了一個大漢，亂罵亂嚷。有的說：「我們不許你開口說話。」有的說：「你若講著不利言語，我們就打你了。」那一個大漢只是不理。解信見來得蹊蹺，便把馬拴在一顆樹下，上前分開眾人道：「你們圍著這個人卻作怎麼？」

那大漢一見解信，便飛跑了，口中不住的喊道：「不好了，我的大難到了。」解信不知其故，便詳問鄉民。內有個老者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他是本鄉一位神祇，靈異非常，他說甚麼就應甚麼，每年必來我們村中走走。村中之人不敢怠慢於他，立一座廟宇。年年來時，他說好話，就五穀豐登。若說壞話，年歲必然饑饉。惟是要他說好話，他必不依，須要打罵他，他才肯講好話呢。」解信聞言道：「有如此怪事，他的廟在那裡，叫甚麼名字？」老者道：「廟宇就在前面松林之中，他叫做八敗將軍。」解信聞言大喜，忙別了眾人，到樹下牽了馬，飛奔松林中而來。只見方才那個大漢，站在廟門口，大叫：「齊國解信，你不必進來了，拿我頭顱去罷。你可對南極子說知，叫他超度超度我就是了。」說罷，進廟去了。解信一見，忙牽馬趕來，將近廟門口，只聽得裡面一聲響，拋出一個血污人頭來。解信忙上前拈起，割一幅戰袍包了，飛身上馬，復回舊路，繞過秦營，來至路口。忽見展得能催馬往橫路而來，大叫：「解信哥，你的事體如何？」解信說道：「得了，賢弟你呢？」展得能道：「也得了。小弟的東帖，是叫我取潑婦血。哥呀，你想天下潑婦頗多，我到村中去問，『那一家婆娘最得刁惡呢？』人家指引了我去，我便說道，奉燕昭王御旨，命我來誅的，以警眾人。就不分皂白，我把這婦人殺了，用瓶裝了他的血回來。哥呀，你的卻是甚麼？」解信道：「我的似乎難些了，只是也得了。」便把殺八敗將軍的話說了一遍，二人大喜，並馬回營繳令，不再言表。

單表展得勝，領了南極子東帖出營，向西走了五十里，打開東帖一看，原來是叫他要毒女心。心中暗道：「這道士到有些費手，我知那個是毒女，又不寫明在於何處，叫我到那裡去尋？」一面勒馬，一面暗想。猛抬頭，見一所大庵觀，口中覺得渴了，便下馬尋個所在，把馬牽好了，敲打了半晌，門開處走出一個女道士來，說道：「將軍到小庵有何盛事？」展得勝道：「因公差過此，欲借口甘露解渴，不知可否？」道姑說道：「出家人以方便為本，將軍請至裡面客堂略坐。」展得勝聞言，便進了庵門。道姑在前引路，曲曲彎彎的進了客堂坐下，也還幽雅淨潔。道姑便向內叫道：「毒女，有客來了，可捧茶出來。」展得勝聞言，吃了一驚，不料果有此人。暗忖：「只是如何動得手？」想了一想，便計上心頭。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女子來，怎見得：

形容消瘦骨如柴，
滿面雞皮削兩腮，
白髮如絲年六十，
黃花猶是抱情胎。

原來是一個老女子。捧出香茶來，遞與展得勝接了，便問道姑道：「師父，這位令徒，因甚取個毒女之名？」道姑答道：「將軍有所不知，她今年六十八歲了，還是個閨女。因他守了五六個望門寡，父母又早亡過了。且她為人性狠，凡事俱要爭強的。有人能幹過她的，她便要起妒意，故此人人叫她做毒女。如今老了，手上積攢些財帛，想個藏身所，以免人家害她，遂拜小道為師。」展得勝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請問師父，觀中可有井否，吾欲汲桶水飲馬。」道姑道：「有，就在後院。」展得勝便喜：「教煩這位毒女引路罷。」道姑聞言，就命毒女帶將軍到後院中去。將近井旁，展得勝暗暗撥劍在手，出其不意，一劍砍翻，上前把衣服剝開，用劍開了胸膛，取下心肝，便用手把血在壁上寫道：「齊將展得勝，奉燕昭王御旨，採取毒女心，以作鎮物。如有藉死生事者，庵主可扭往易州控告，自然無事。」寫罷用戰袍將毒女心包了，越出後門，掠牆飛奔前門，翻身馬上，加上兩鞭，如飛而去。不一時到了齊營繳令，此時四人俱已回來。南極叫孫燕上了他四人的功勞，吩咐暫回營歇息，明晨披掛上帳聽點，去打金砂陣。一個個聞言大喜，搓拳擦掌，下了大帳，各自準備歇息不提。

到了次早，南極子與燕昭王升帳，眾將早已甲冑齊整，在兩旁伺候。南極子便喚蒯文通、孫燕、展得勝、宋龍、魏虎、解信、吳光等，八人分為四路，各帶兵一千，去殺散金砂陣的外圍。「貧道另差仙人相助。你等各帶鎮物，前往陣門，聽仙人調度，不可有誤。」八將領命出帳，領兵飛奔秦營而去。南極子又命長眉老祖、鬼谷子、黃石公、王敖四人，在八將之後相助。殺散秦兵，飛奔秦營。先高聲大喊，諸神退位，吾奉南極之命，有鎮物打進陣來，恐有染諸神不便。後把鎮物打他進去，破四門之寶，用法擒拿他守陣的道人，到金砂坑，按四方站位，以防魏天民逃脫：「候出家人進陣，一齊出力擒拿。」又叫白猿：「用分身法，把陣內屈死陰魂趕出陣外，然後速上法台，擒拿魏天民，不可有誤。」白猿應聲出營，駕雲去了。南極子叫土行孫道：「土真人，煩你先進，從地中到金砂坑內，保護孫臧，候如來了收了金砂，便保孫臧出陣要緊。」土行孫領了法旨，便先從地中進了金砂坑。見了孫臧，把破陣的話說了一遍，孫臧聞言大喜，二人坐在坑中等候佛力取了金砂，他二人便好出坑，共擒魏天民，暫且按下。

先表蒯文通與孫燕，先踏王翳的營盤。孫燕在前，蒯文通在後，發聲喊，齊踏秦營。王翳忙領兵出迎，兩軍混戰，燕兵勇猛，秦兵殺得哀聲不止，四下逃奔。王翳一見，忙敗下陣去，想用寶劍來殺孫燕。李長眉的梅花鹿，早已橫攔去路，見王翳要祭法寶，便把長眉一揚。眉梢中飛出兩個火球，正中王翳的臉上，負痛而逃。王翳也不再戰，燕兵亦不追趕，待秦兵跑盡，然後紮下了大隊，以防秦兵來救。長眉老祖催鹿上前，蒯文通捧著落胎草，緊緊跟著。燕兵至陣門，長眉老祖朗聲高呼道：「諸神將聽真，吾奉南極老祖法旨，帶有鎮物前來打陣，恐防污染諸神，祈早閃開為便。」眾神將神兵聽有鎮物打來，恐防衝著法體，忙往兩邊一閃。長眉老祖一見，忙把鹿帶斜，蒯文通一步上前，兩手把落胎草拿定，使勁往陣中一撒。一聲響，陣門上誅仙劍落地。那蒯文通便與孫燕同守陣外。長眉老祖一催鹿，便走進了陣中。此時白猿用分身法，顯出金光，已把眾鬼魂趕出陣外，被太陽一照，無影無蹤了。長眉老祖進了誅仙門正路，到金砂坑去。只見黃叔陽阻住，大喝道：「李長眉休得逞能，有貧道在此。」高舉法條杖，照面打來。

長眉老祖用劍架開，就手相還。二仙在陣內大戰，有十多回合。黃叔陽見占不得便宜，忙取金磚在手，祭起空中。只見一塊五色光霞，照李長眉的頂門打來。長眉老祖一見，笑道：「好妖道，你有多少法寶，只管祭來。」遂把兩邊長眉往上一揚，飛出兩個火球，把那金磚托住。這火球是他運煉的三昧真火，霎時間把那金磚化得無影無蹤。李長眉復用劍往上一揮，向黃叔陽一指，只見兩個火球飛奔黃叔陽而來。黃叔陽看見破了法寶，正欲舉杖來戰，忽見火球奔到頂門，喊聲不好，忙側身躲避，肩背上已著兩下

了，跌下鹿來。方欲要借土遁逃走，被李長眉一個掌心雷，正中頂門。可憐一個真仙也難免一雷之苦，竟嗚呼哀哉了。長肩老祖收回火球，一縱梅花鹿，直奔金砂坑東方站立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展得能、宋龍二將，來衝李實的營盤。黃石公的法力，把李實戰敗，趕盡秦兵。黃石公便命展得能捧定鎮物，齊到陣前。黃石公大叫：「諸神退位，有鎮物到了。若不退時，恐沾污法體，不能回天，休怪貧道言之不先也。」神兵神將那一個不怕穢物，忙往兩邊一閃。展得能把人血取出，往陣內潑去，便回大隊。陣內一聲響，落魄幡墜下地來。黃石公一磕金毛吼，進了陷仙門。只見朱惠珍躍虎而來，大叫：「黃石公好生大膽，敢進吾陣，休想逃脫，貧道來也。」舉劍直取老祖，老祖把手中劍急架相還，二人戰在一處，有十餘回合。黃石公略取如意石在手，劈面打來。朱惠珍招架不住，正中太陽，跌下猛虎。黃石公催金毛吼，上前一劍，送卻性命。可憐：

百年道行今何在，鬼門關上歎孤寒。

黃石公劍刺了朱惠珍，一催金毛吼，便往金砂坑北方站位不提。

且說王敖，催動黑虎，帶領解信、吳光二將，來奪章邯的營盤，章邯領兵敵住。不數回合，被王敖祭起聚靈牌，照章邯背上打來，險些把章邯打於馬下，口吐鮮血，伏鞍而走。王敖也不追趕，就叫解信捧定穢物，上前大叫：「諸神退位，今有穢物打進來了，可速迴避。」眾神將聞得此言，便往兩邊一閃。解信便把人頭兩手高舉，拋將進去，奔回陣外。陣門上的金鍾沾了穢物，一聲響，登時墜地。王敖便進了斬仙門。只見金子陵攔住大喊：「王敖休走，有貧道在此。」王敖大笑道：「你有多大的法力，也敢來擋我的去路。」兩手掄斧，來取子陵。二人在陣中大戰三十餘回合，不分勝負。王敖大怒道：「好妖道，敢與我以死相拼。」伸手取出聚靈牌來。金子陵知大勢已去，又見王敖要祭法寶，知道利害，急忙翻身下鹿，借土遁而走。王敖也就催虎直到金砂坑，西方站位不提。

且說展得勝、魏虎二將，把英布殺敗，趕散秦兵，破了外圍。王禪吩咐展得勝隨到陣門，大叫：「諸神讓路，有鎮物前來打陣了。」眾神急忙閃開，展得勝吶喊一聲，把毒女心扔進陣去。一聲響，玉磬落地，展得勝奔回本陣，王禪便進了戮仙門。只見秦猛舉狼牙棒，把路攔住，二人遂動起手來。戰不數合，王禪就用掌心雷來打秦猛。秦猛知道厲害，忙用金光，就起在地中，上衝南極子的雲頭，被白鶴童子一金如意，正中頂門，跌將下來。王禪再祭掌心雷，可憐秦猛，泥丸宮中之一雷，頂門已塌，魂也找朱、黃二道人去了。王禪便催鹿到金砂坑南方站位。此時四位仙長，俱已來齊，單待掌教祖師到來破陣。

且說魏天民到台上，見四位道長俱在法台前四方站位。急得他長歎一聲道：「罷了，今番吾命休矣。」把牙一挫，忙伸手取了一粒金砂，意欲把四仙打下坑去。一抬頭，見白鶴童子與掌教老祖，從空而降。魏天民說聲不好，把手中那粒金砂，望空打來。南極子見金砂來勢大，忙將峨嵋扇一抖，金砂不能近前，被搨風一鼓，往上而起。此時護法伽藍領了如來佛旨，已在雲中等候，見金砂往上起來，忙把金鉢向下一吸，金砂進了鉢中。魏天民見金砂飛在空中，杳無蹤跡，心下大驚。把十五粒金砂一齊打出來。南極子見來得利害，把寶扇連扇三扇，金砂齊起空中，如一把黃傘罩將下來。南極子道：「好利害。」仰面正欲用扇子往上扇去，忽見一片彩雲之中，現出護法伽藍，大叫：「南極仙翁，吾奉命如來佛旨，前來收金砂了。」只見他祭起金鉢來，把上下金砂一齊收下了。即駕雲回西天而去。南極子見伽藍收回金砂，忙用峨嵋扇，照魏天民一扇扇來。魏天民如何抵擋得住，叫聲不好，化陣金光，起在空中。南極子一見，忙伸左手，一發掌心雷，把魏天民擊落地下。恰遇白猿上前，一劍了卻了性命。南極子便放掌心雷驚動，孫臏在坑中聽得迅雷連響，知道掌教已破陣。孫臏在內展動杏黃旗，南極子在法台上，又拿把峨嵋扇，把砂山扇開。孫臏此時，方見天日，忙跨出了青牛，與土真人一躍，出了深坑。

南極子竟與眾仙，忙念退神咒語，把天兵天將各送回位，然後吩咐軍士，發起火來，把一座誅仙陣登時燒盡，才一同回至燕營。孫臏忙上前拜謝南極子活命之恩，南極子老祖便道：「孫臏，你凡心未盡，屢戀紅塵，使出家人二次下山救你性命。從此以後，你再遇難時，出家人必不下山救你了。」說畢，便辭了燕昭王，出了營門，與白鶴童子駕雲回去。孫臏又叩謝師父、師叔與眾位真人，長眉老祖說道：「孫臏，你速乾完了你的大事，也好回山，莫誤了你的工夫。」孫臏連聲答應。王禪也用手攜著孫臏道：「廣文，可聽見掌教之言麼，你若再戀紅塵，招了災厄，休怪出家人心狠不來救你。量你的法力，扭不得天過。」孫臏連忙跪下叩頭道：「為弟子連累祖師，三番兩次下山，弟子豈有不知，弟子若能埋葬了父兄的骸骨，再不敢犯清規紅塵了。」眾仙齊道：「如此才是。」遂共辭了昭王，各自飄然回山而去。白猿也就此告辭。孫臏不覺垂淚道：「多得賢弟下山，請仙搭救為兄。此恩此德，不知何日能報。」

白猿道：「三哥不必出此過言，惟是小弟如今回山，不知何日才得聚會。但願三哥諸事不可自仗其能，以免招禍要緊。」孫臏道：「賢弟的金石良言，愚兄謹遵。你回雁愁澗去，可代愚兄向伯母前問安。」白猿點頭垂淚，上前辭了昭王，又拜辭孫臏道：「三哥保重。」孫臏道：「賢弟放心，愚兄埋葬了父兄就回天台山了。」二人手拉手，出了營門，灑淚而別。孫臏見白猿駕雲而去，然後才進帳中。燕昭王就傳旨排宴上來，與亞父賀喜。

且不表他君臣們慶賀樂飲，且說王翳等敗回陣來，將破陣的原由細說了一遍。把個秦始皇就嚇得面目失色，傳旨馬步三軍，快快拔營退兵。這個旨意一下，王翳又不敢攔阻，只得退下來。傳旨三聲炮響，便一齊動手拔了大營，連夜飛奔，望舊路上急去有數百十里，然後紮下，藍旗來報，說：「軍師現在營門外候旨。」秦始皇聞言：「快傳旨宣他進來。」不多時，金子陵進了大帳，朝上跪倒，口稱：「罪該萬死，敗兵辱國，祈我主寬恕。」始皇道：「軍師請起。」便問：「魏真人說他的金砂如此利害，如何被他們破了？」金子陵道：「南極是掌教祖師，他的法力無邊，真人與臣等，如何是他的對手，可憐朱、黃、秦、魏四位真人，俱死於非命。臣幸借土遁逃生。」始皇道：「如此看來，燕國的氣旺，尚不當滅，故此有仙人下山搭救。依孤想來，不如退兵回國，待時機再動罷。」

金子陵連連叩頭道：「吾主且暫時忍耐，等臣今夜禱告天地，明早若無仙人來助，那時退兵不遲。」始皇無奈，只得准奏。傳旨三軍「且不必前進，候過明日早晨再行。」三軍領了旨意，便埋鍋造飯。

且說金子陵，等到三更時分，淨手焚香，向拗離國頂禮，暗暗祝告一焉，然後進營安歇。